



围裙情丝

——记陈毅元帅夫人张茜和藏族妇女的友情

王震学

望着张茜同志的这张合影，我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当年她系起这条围裙的音容笑貌来。

那是1956年5月的一天。由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前赴拉萨，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后，又来到了西藏第二首府——日喀则。

一天，几位当地的妇女代表，前来拜见中央代表团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女代表张茜同志。拜见之后她们把一套藏族妇女最喜爱的节日民族盛装赠送张茜同志，并请她穿上合影留念。

笔者作为当年中央代表团的警卫连战士，兼进藏宣传员，和战友们在执勤中有幸目睹了这次拜见时的情景，使人难忘。

“张茜同志，‘乔德姆’（你好）！”几位前来拜见的藏族妇女代表，一见到张茜同志之后，先致亲切的问候。

“同志们‘乔德姆’！”张茜同志高兴地回答说。接着，双方相互赠送了洁白的哈达，互祝“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张茜同志边系围裙边高兴地用汉藏语掺半地说：“我非常喜欢这件藏族的‘罗布’（宝贝），也非常珍惜，它象征着汉藏亲如一家的友情。它，就象草原上迎着‘尼玛’（太阳）盛开的‘格桑梅朵’（吉祥花、幸福花）一样，使我难忘咱们在这‘格巴桑布’（美好的时光）。”

“太‘吐吉其’（谢谢）你，元帅夫人。在这‘各得勒嘎瓦’（欢庆节日）的时刻，你穿起我们藏族‘那玛’（妇女）喜爱的民族服装。愿你象‘藏伊彭米玛拉嘎’（把我们西藏爱在心里）一样，喜爱我们的藏族围裙。”藏族女代表们非常高兴用汉藏语掺半地说。

“愿我们伟大‘麦及’（祖国）的各族人民亲如一家。”



1956年5月，张茜与藏族妇女合影。王震学 摄

“你和陈毅元帅，不顾高寒缺氧，千里迢迢来到我们日喀则，本身就是最大的‘吞遮’（团结）。你是我们的亲‘阿加’（大姐），比‘卓波’（朋友）更亲。只是你‘俄玛嘎休’（辛苦了）。”

“吐吉其”！我一点也不感到‘嘎玛琼’（不辛苦）。”

那亲切而又热情的互相用汉藏语掺半的问候、祝愿，不时地在谈笑自如地飞向远方。连在一旁的翻译也感到自己有点‘失业’。直到张茜同志热情送走来访者返回时，我和正在执勤的哨兵，还用专注的目光细看着她系着的这条围裙。可能发现了我们看围裙的专注目光，她便停步主动地说：“看吧，这条围裙有强烈的民族色彩，非常美！”

当时我是只顾激动，竟没有拍下这张围裙情丝的照片。但是，我这种遗憾的心情，却被陈老总给予了理解。

那是当天下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班禅额尔德尼设宴款待中央代表团时，不少藏族妇女，簇拥在系着这条藏族围裙的张茜左右合影，班长见我焦急推了我一把说：“快去抢镜头。”谁知，我好不容易拥上前去，对好焦距，刚要压快门的一瞬间，不料张茜同志已和合影的藏族女代表放下了挽起的手，要散伙。我不禁叹了一口气。不料，这感慨声却被身旁的陈老总听见了，他忙对张茜说：“等等，让咱们的战士记者拍一张，不然他会感到扫兴地。他是这条围裙早注意了。”

“好吧！”张茜同志从新与没走的这位女藏族胞，挽起了手臂，我终于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每当我看见这张照片时，我就仿佛看见了陈老总当年《西行诗》中“明日拉萨会亲友，汉藏一家叙别情”的真实写照。

神功云云

牛酉啸

能人之所以为能人就因为他（她）较之常人突出的优点。但突出到何等程度，自有群众公断和历史评说，决非某人或某宣传媒介的高音美言所能代替得了的。

在宣传中把先进人物说成没有缺点，甚至达到十全十美的高大形象已为大家所熟悉。这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少了宣传效果和感染力，已不言而喻之中。然而，可惜，在此情此景下，如果谁想讲先进人物的缺点，至少会被称之为“看问题偏，不会抓住主流”，或者“带有个人成份——忌妒，就有可能遭到非议，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对之讳莫如深，只得守口如瓶。于是出现了众口一词，或者以“新八股”、“今天天气哈哈……”来代替。譬如，报道多年亏损的企业（或工厂）×××一上台承包几个月就扭亏为盈，而且形势

越来越好，大有日进斗金之势。如此快速奏效，乃神功也，他理所当然地要受到群众的拥戴。而在此时，×××的先进思想大约也要大放光彩，一改上台前所承诺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并美其名曰多积累点会把生产（经营）的基础打得更坚实。于是集团购买力，特别是集团对消费品的购买力膨胀起来了。对此，人们虽然知道，却不易看出运动着的资金与静止状态的资金的效益是不能在短期内见分晓的。因此，他把运动着的资金所带来的好处归在自己任内，而不管所潜藏的不利因素，那不仅是鼠目寸光，更是一种竭泽而渔。看来决定任期目标责任制及检查任期目标的完成情况，看政绩、实绩至关重要。谁达到了才是好样的，群众会永志不忘。否则掺了水的报道，无论怎样宣扬，其味仍是不浓、不鲜。

少宣传些“神功”，多宣扬些贯彻执行政策坚定和服务精神以及给国家和人民作出奉献的人吧！



本版编辑

杨乾坤

上也难得露面。说话办事，张口原则，闭口政策，听得教人头疼。难怪在官场应酬中，他屡吃败仗，难怪有人骂他死板，小家子气。一家不知一家，和尚不知道家。不少人都想当官红火红火，可又有谁知道和理解这当官儿的苦衷呢！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企业，难道可以做为碟子大酱，谁想蘸就蘸一下么！

啊，处长，你在这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领悟到了什么，你在这种官场应酬中，不是不那个么，照这样下去，你这三年总承包的集团首领，不是要挨板子么！



游青龙寺

徐志诚

冈上风光好，古原卧卧龙。东溪结佛友，空海拜师宗。兴盛唐中始，文明世代通。抬头看雁塔，随目醉葱茏。

小幽默

孩子问妈妈：“一个人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受到惩罚？”

“当然不会。”妈妈答。

“挨骂呢？”

“也不该挨骂，小宝贝。”妈妈温和地说。

“那么，谢天谢地。我今天没有做功课。”

始皇帝的銮驾

（下）

张文立

这组铜车马用青铜制作。车舆、车盖、车轮、伞、车辕、驭官、马都是用青铜铸成。马的络头、颈饰则用金、银作成。使车架显得高贵豪华。车舆的车底及四周，车盖、伞盖，均用朱红、蓝、绿、天蓝、白等颜料，彩绘成变形的夔纹、流云纹、方格纹、菱形等花纹图案，色彩鲜艳，并具有浅浮雕的效果，表明在这些部分原来是用丝织品包裹的，更显得这组车驾的雍容华贵，不同凡响。按照秦汉帝王乘舆制度，大驾是八十一辆，法驾半之。副车的装饰已经这样豪华富丽，秦始皇帝的乘舆即所谓金银车，当然是大大的超豪华了。难怪它引动了当时两位著名人物的羡慕和观望。一个是刘邦，一个是项羽。刘邦在咸阳时，看到这种盛况，曾感叹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乎！”项羽在浙江看到始皇帝的车驾后，豪迈地说：“彼可取而代之！”吓得他的叔父项梁赶紧捂住他的嘴说：“不敢胡说，要惹来满门抄斩的大祸的！”

这组铜车马，同样是一组古代杰出的写实雕塑艺术作品。铜车、铜马、铜驭官，造型逼真，形象准确，两尊俑官俑，比例匀称，双手向前执轡，双目微启，眼光向下，表情恭谨肃顺，充分反映了一个忠于职守的高级驭手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可以想见，他们是经过认真筛选出来的高级奴仆。这种形象，是慑于权势的心理的形象表现。是啊，伴驾如伴虎，他们能不小心翼翼吗？铜马的制作，则圆体健，静中欲动，给人以呼之欲出的动态美。从冶金制造工艺看，古代工匠将铸造、焊接、镶嵌、嵌铸以及子母扣、开合口等机械制造连接技术综合使用，制成了这两乘完整的铜车马。工艺精，令人叹为观止。马络头是用金管、银管套接的，至今仍然灵便如初。马辔是用许多小铜片子母扣、插销衔接起来的，现在仍然可以灵活折动。固定伞柄的开合口，如一个老虎钳子，拔起销钉便可自然张开，插上销钉，便严密封闭。车窗上如米粒一样大小的菱形小孔，组成一幅图案。这些精巧的工艺制作，科学的机械方法，表现了秦代高度发达的冶金制造水平。车上彩绘颜料的成份，经过多种现代科学检测，是采用了许多有效的矿物颜料，其中有些还需经过一定的化学反应才能制成。

秦始皇帝陵铜车马气魄恢宏，装饰华贵，雕塑精美，工艺精湛，造型准确，为我国古代文物的又一瑰宝。它不但对研究我国古代艺术、科技、制车提供了极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两千年前的劳动者为封建帝王的虚荣和贪婪的占有欲精心制作了它；两千年后的文物修复专家向劳动人民重新展示了它，让全世界人民来欣赏中国古文明的精神面貌。人们将永远怀念这远距离的两代人的创造。



处长的烦恼

（散文）

李成刚

腰坐疼了，手写麻了，眼睛也看花了。脑袋嗡嗡山响。到院里去散散风，只见大门口围了一圈人，处长正倒背着手儿，脸色铁青，嘴唇哆嗦不停。

“什么道理，随便到工地要东西。给了，就让干，不给，就卡脖子。这是给共产党干事，不是为我个人，我看他谁有胆子放两颗原子弹炸了，简直是无法无天！”处长有点发疯了，他这一连串的怒吼，逼得那推自行车青年人哑口无言，一溜腿就溜了。“我是跑腿的”，跑出了老远，甩出来这么一句，“领导让来，等着——”

一问，才知道是基建工地挖地槽时挖出了地道，城建处便借了这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屡次阻挠施工，给了钱也不行，还要东西。不给东西，就别怪哥儿们对不起。

于是，我又想起两件令这位处长烦恼的事，

原来，砖厂自1971

年建厂以后，对所占用的土地与石沟五组和民政部门几经复量，确认无误。但因砖厂催付拖欠了五年的四千元转供电费，惹恼了地头蛇，村民们便拆了墙断了路。去年春上，又大动干戈，村、镇、县出面处理无果，封门长达十月之久，造成砖厂和基建停工，损失十万元之巨。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官司”，最后也只得自认倒霉，含冤在今年三月八日的协议书签了字，以二万元的赔款而告终。

另一件事是1976年合法建成的一件高压输电线路，在当地农村的要求下，曾两次易位。今年春天又提出影响建房，要求挪线路。但当线杆子放倒以后可就变了脸，一伸手就是四万元，还要转供电。不然，就挪不成，立不成，直到现在，线杆子还在那睡觉。为了生产，为了吃饭，这位处长不得不另寻门路。

滋味儿。

其实，我和他的关系平常，茄子一行，辣子一行，他当他的官，我为我的民，井水河水各不相扰。甚至十年前我挨“整”的时候，他还曾包斜眼睛瞧我，所以，他升迁也罢，黜免也罢，与我屁不相干。但是，看着眼前发生的种种令他烦恼的事情，一种恻隐之心便冲淡了历史的误会。

本来，他这个五十开外的人也该积累点社会经验。如今又是单位里的小皇上，第一把交椅，有权。论职称，工程师，牌子又亮，完全可以把事情办得体体面面，周周到到。公私一搅和，“路”铺了，情也落了，人哪有万事不求人的呢！

可是，他古怪得令人难以理解，莫说是单位里来了什么团，要他陪同吃顿饭，就是谁家娶媳妇嫁闺女的酒席筵